



■家庭相册

月光下的父亲

□李职贤 文/图

回老家探望双亲，天色向晚，一轮圆月挂在东山之巅，如触手可及。年近九旬的父亲，拖着佝偻而消瘦的身体，在月光下拾掇院子，整理农具，一刻不得闲。晚风徐来，拂动他的须发，如水的月光，打在他皱纹虬结的脸上，当他伫立不动之时，如艺术家精心勾勒出来的人物素描画，又像一尊巧夺天工的雕塑。倏地，我的视线突然模糊了，记忆深处，父亲数十载如一日，在月光下忙活的身影，变得愈来愈清晰……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莫说三月不知肉味，连吃一顿饱饭的希望都很缥缈，平时只能以番薯和大薯作为主食，有时甚至不得不从山上挖来土茯苓，研成粉，熬成羹，艰难下咽。为了让一家人吃上饭，儿女们有书可读，父亲每天早出晚归，常常在月光下夜以继日地忙活。

年幼的我，无数次看见父亲在月色下挑着谷子或扛着农具，气喘吁吁，一脸疲惫地回到家里；或在黎明时分，挑着柴草或扛着竹子，踏着月色，跋山涉水，到十几公里外的镇上赶集；或打着赤膊，借着月光的照明，在晒谷坪上打谷子，汗珠反射着月光，全身如缀满夜明珠；或在月光下切猪菜，随着菜刀的起落，一匝匝番薯藤，被割成一截截细碎的饲料，刀刃反射着月光，有些刺人的眼；或在月光下挑水浇园，沉重的水桶将扁担压成弧形，像一张弯弓，吱呀吱呀的颤悠声，在寂静的夜晚传得老

远老远，桶里的水倒映着月光，稍一颠簸，就摇碎一担月色……

有好几次，夜幕降临的时候，我到父亲帮人搬运山泥的建筑工地“探班”，每次都看见父亲步履维艰地推着装满山泥的沉重的板车，在工地上来回穿梭，月光用温情的目光关照着，打满补丁的衣服已被汗水湿透，沾在身上，像披着一件破烂的抹布。我一再催父亲回家，他总是说，等一下就回去，然而往往一等就是大半天。

每当到学校交学费，看着父亲拿出一张张皱巴巴的钞票时候，我都几欲落泪，要知道，这些钞票，都是父亲一天天通过变卖柴草、出售竹制品和打短工等，日积月累换来的，每一张都浸透辛劳的血汗。

由于赤着脚在月光下干活，一不小心，脚趾头就会踢到凸出地面的小石子，瞬间变得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，让人触目惊心。

但父亲往往不以为意，拿来布条随便缠住受伤的脚趾，继续干活。至于脚底被钉子或其他尖利的东西刺破，更是家常便饭，我经常看见父亲拿来银针，抬起脚底，眯缝着眼睛，小心翼翼地挑刺。

高尔基说“父爱是水”，永远滋润着儿女们的心田，淮南子说“慈父之爱子，非为报也”，无私的父爱比天还高，比海还深，月光下的父亲，像一座巍峨的高山，如一座爱的丰碑，永远耸立在儿女们的心头，激励着儿女们在人生道路上披荆斩棘，勇往直前……

《西游记》导演的坦诚告白

□张栓柱

捧起《杨洁自述：我的九九八十一难》一书，就被流畅优美的文笔和淳朴真挚的故事所吸引。该书是电视连续剧《西游记》导演杨洁85岁高龄时完成的一部人生自传，既讲述了作者从懵懂少年成长为新中国最早的播音员、第一代电视剧导演和女电视艺术家的坎坷历程，也记述了一个革命烈士后代在追求理想事业道路上，亲历的延安整风、“三反五反”等特殊历史时期的故事。

杨洁的父亲早年与周恩来、王若飞、李富春等到法国勤工俭学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地下，以经营书店为名从事进步书籍出版，并埋头翻译国外革命理论书籍。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。杨洁没上过学，她说是父亲不让她上学，但“父亲对我的教育是特别的”。十四五岁时，她读完了中国四大名著和果戈里的《死魂灵》、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等小说；16岁时翻译的英文、俄文短篇小说，发表在《华西时报》上。杨洁的寻梦之路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开始，之后走进晋察冀、陕北、青岛广播电台，1958年调入中央电视台。

杨洁是个个性鲜明的女人，无论工作中遇到与领导意见“相左”的事情，还是“不称心”的问题，她总是直言不讳讲出来。1979年春节晚会筹备时，她和邓在军提出的“一开始就出现交谊舞，然后用它串场”意见，当即被领导否定：“太离谱！不行！”杨洁当即道：“没有交谊舞，出不了新意，调动不起情绪。如果取消交谊舞，我就不参与导演！”

1988年春节《西游记》完整播出之前，艾知生和阮若琳两位领导审看《西游记》的记者招待会，只通知了新华社等3家媒体到场，而且每家媒体就一个人，规定宣传稿“只发通稿”。杨洁不理解，“《西游记》的完整播出，是观众期待已久的，为什么这样低调？难道《西游记》的播出是件见不得人的事情？”杨洁的坦诚率真，不奉迎不恭维，或许正是一个革命烈士后代、一个艺术家应该具有的职业品格、道德情操。

在谈到拍摄《西游记》《司马迁》《朱元璋》等几部作品过程时，杨洁说，为了把《西游记》拍成“每集都各具情趣，既避免雷同，有新鲜

味，又神奇浪漫，富有人情味”，她精心组建拍摄班子，精挑细选“师徒四人”“神仙鬼怪”等演员和外景。历经6年时间完成的《西游记》，不但成为新中国以来重播次数、观看人数最多的电视剧，而且成就了六小龄童等众多演员，为中国电视剧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拍摄《司马迁》时，虽然得到艺术大师刘海粟、著名作家端木蕻良等人赞誉，但还是遇到资金、播出等难题。谈到个人职业生涯，杨洁表示：“我的电视剧生涯是从《西游记》开始的，又是以《西游记》终结的。”透过她的这些话，我们好似感受到她的人生经历，恰似倾心导演的《西游记》《司马迁》等电视剧，既丰富饱满，也跌宕曲折。

杨洁说：“回首往事，我这一生也算有声有色：有得意、有失意，有辉煌、有失落，有快乐、有悲伤，有经验、有教训……该有的都有了，没有的也不奢望。”或许这就是一位文化老人对岁月和人生最坦诚、最率真的告白吧。

书海掠影



■图片故事



战地情书

□李良旭 文/图

“世上有朵美丽的花，那是青春吐芳华，”每当听到《绒花》这首歌，我就会想起父母的“芳华岁月”，那是一个充满着火一样激情的“芳华岁月”。

1944年3月，年仅23岁的父亲在新四军第七师任骑兵排排长。父亲当时虽然只有23岁，但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上与日本侵略者已经拼杀了4年，是一名久经考验的抗战“老兵”了。

父亲是穷苦人出身，到了部队才开始识文断字。每当战斗间隙，在树林里、小河边、山凹里，找块小空地席地而坐：树枝上挂着一块小黑板，跟部队里有文化的人学识字。

当时在一起学习的，还有一些当地的游击队队员。这些游击队队员中还有一些女同志，她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。经过战

火的洗礼，这些女孩子显得更加英姿飒爽，洋溢着青春的活力。

一次，教员在黑板上写下：爱祖国、爱人民。在解释“爱”字时，那位戴着眼镜的教员说道，这个“爱”字，也是男女之间爱情的爱，就像《诗经》里所说：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这里面就包含着一个“爱”字。

当教员解释到这里时，战士们脸都红了，有几个胆大的战士还偷偷地用眼光瞟向身边那些女游击队员。弄得那些女游击队员羞红了脸，像熟透了的苹果。

在这里，父亲认识了一个叫姚秀英的女游击队员。当时，她是村子里的女民兵队长和妇女会主任。别看她的年纪才20岁不到，但是，却已经是一名出色的游击队战士了。站岗、放哨、救护伤员、组织游击队员与新四军并肩作战，出生入死，屡建战功。

学习中，父亲经常和这些游击队队员在一起交流学习体会，他们常常用一根树枝条在地上互相考着新学的字，写错了，用脚

将地上的灰抹平，再接着写。

有一次，父亲用枝条在地上写了一个“爱”字，问姚秀英这个字怎么读。姚秀英不假思索地张口说了出来，再一看，姚秀英弄了个大红脸。见状，父亲也慌里慌张地不知所措。

当一颗爱的种子在彼此心田里悄悄萌动后，父亲再也无法平静。他利用战斗间歇，在一张废香烟纸的背面，写下了这样一封信：姚秀英同志：

我们相识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上，你的勇敢、坚强给了我难忘的印象，你就是我要向你表白的那个字：爱。如果你愿意，等到打败日本鬼子，让我们共同建设我们的幸福生活。

李林

1945年3月20日

没几天，父亲也收到姚秀英用一张香烟纸背面写的一封信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李排长：
你的信我已看过。现在，战争条件还很艰苦，等赶走了日本鬼子，全国解放了那一天，再谈那个“爱”字也不迟。

姚秀英

1945年3月29日

从此，这两封战地情书，成为父亲和母亲同仇敌忾，英勇杀敌的信心和力量，并给人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渴望。全国解放后，父亲与母亲实现了当年写在香烟纸上的美好愿望，共结连理，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。

如今，父母都已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，他们的爱情已携手走过70多年。也许，在父母的爱情词典里，从来没有说过“我爱你”，但这并不重要，他们将“我爱你”这三个字，早已浸透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了。这种爱的考验和经历，绽放出别样的“芳华岁月”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

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